

研究論文

客家話零聲母的語音與音韻*

鍾榮富**

南臺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台灣客家話零聲母的語音與音韻現象。語音方面，直接以 Praat 製作語音聲學，從聲波，聲譜，與共振峰走勢三方面來探討各種不同的語音與標音。目前文獻上對於前高元音零聲母的標音有兩大類；(a) 前高元音[i]能單獨成音節，如「醫，有，野」讀成[i, iu, ia]（梅縣、苗栗、美濃、內埔）。(b) 另一類有個擦音聲母，擦音的成分各次方言不同，又可以分為四種：(i) 前高元音零聲母讀為[ɕ]，如台灣的東勢、海陸、詔安、饒平。(ii) 前高元音零聲母讀為[z]（秀篆、南塘）。(iii) 前高元音零聲母讀為[j]（台灣南部的新埤、佳冬、高樹、武洛）。我們以詔安客家話為例，

* 本研究為科技部 MOST 108-2410-H-218-003 專案研究的部分成果，感謝參與研究的各地客家鄉親的支持，更感謝嘉應學院的溫昌衍教授協助安排興寧等地的發音人。原計畫預計再到大陸的秀篆、詔安等地區蒐集更進一步的語料，由於 Covid-19 疫情而取消。最後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審查建議。

** 鍾榮富，南臺科技大學講座教授，通訊地址：71005 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電子信箱：rfchung@stust.edu.tw

經過語音分析後，認為固然有方言的差異，但有些不同卻是來自語音的標記問題。除外，我們還進行音韻的探索，追尋這些零聲母的音韻來源，認為前高元音前的零聲母來自於元音的展延現象。

關鍵字：零聲母、客家方言差異、台灣客家話、語音聲學

Research Article

On the Zero-Initial of Hakka in Taiwan

Raung-Fu Chu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of two purposes: The first one is to explore the phonetic nature of the Hakka zero-initial from the acoustic perspective, while the other is trying to explore what motivates the appearance of the zero-initials on the basis of phon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he literature, the treatment of Hakka zero-initials is asymmetrical. While [v], derived from the back high vowel [u], has been unanimous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Hakka phonemic inventories, the zero-initial, ranging from zero to strong fricative [ʒ], derived from the front high vowel [i], is entirely ignored or misunderstood. For this reason, a detailed phonetic investigation of this sound is of high importance. In a nutshell, there are essentially two variants for the transcription of Hakka zero-initial, empty or one of the fricatives [z, j, ʒ]. Even if in the same dialect, two divergent transcriptions appear. It is argu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that, for one thing, there are two kinds of accents in Zaoan, where both [s] and [s/ʃ] are present. For the other, the transcription of [z] is not phonetically true in that it is [j]

^{**} Raung-Fu Chu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mail: rfchung@stust.edu.tw

instead. In addition, it is our proposal that both [v] and [j] are phonological derived from the high vowels, [u] and [i], respectively.

Keyword: zero-initial, Hakka, acoustic phonetics, fricatives

一、引論

本文主要是探討台灣六種客家話（四縣，南四縣，東勢，海陸，饒平，詔安）的前高元音零聲母的語音與音韻現象。客家話各地方言有別，語音有異，其中最具區分特徵的現象應該就是擦音是否具有捲舌現象。過去的文獻，切入的觀點無論是縱向的歷史演進或是橫向的語音接觸，文獻（袁家驊 2001，陳秀琪 2000，溫昌衍 2006）大都注意到中古精莊知章等四個聲母在共時各客家話中的語音的差別：台灣最具主流的四縣客家話屬於精莊知章合流，都唸[ts, ts^h, s]，海陸、詔安、和東勢客家話屬於精組、莊組與知二合併唸[ts, ts^h, s]，知三和章組則併成[tʃ, tʃ^h, ʃ]¹。而對於零聲母的研究或探索，相對地不足。其實，客家擦音聲母之有否捲舌的區分指標中，高元音零聲母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傳統中國聲韻學（董同龢 1987，王力 1963[1980]），「零聲母」指音節結構之中元音之前沒有聲母的位置，Li（1966）更認為零也是一種聲母。

客家話零聲母有三類：第一類非高元音[e, o, a]之前，純為零聲母，偶而有些微喉塞音的音色，卻沒有語音或音韻特別值得討論之處。第二類後高元音[u]之前的零聲母，目前的客家研究文獻都以[v]記音。關於客家話的[v]，從歷史上來檢視，也頗有趣味。

¹ 「四縣」指廣東境內的蕉嶺、五華、平遠、興寧等舊屬嘉應州的四個縣，但一般也把梅縣算在內。「海陸」指廣東沿海的海豐與陸豐。「詔安」指閩西秀篆與詔安等地區所講的客家話。「精莊知章」都是中古漢語的經典書籍如《切韻》、《廣韻》等所採用的「字母」。在還沒有國際音標的時代，中國傳統聲韻學家都依賴「字母」來標音，每個字母代表一種輔音發音的方式，只是過去並沒有人把這些語音做好發音部位的描述，迄今這些字母的語音還是無法確知。至於「照二」中的「二」指的是「等」，因此「照二」就是「照母二等」之意。可惜，迄今聲韻學界對於「等」還是看法各異，比較一致的觀點是：「等」與介音的存否或介音的前後有關。

最早的幾篇客家話語音記錄者，看法並不相同。Piton (1880) 採用[v]音作為[u]的零聲母，但是後來的 Parker (1926) 改用[w]²。其後出版的兩種客家辭典分別採用不同的看法，例如 Völmel (1913) 接受[w]的拼寫，但是 Rey (1926) 用了[v]。趙元任等(1940) 翻譯高本漢的《中國聲韻學研究》中加註說「客家話在合口零聲母之前，會有輕微的摩擦音[v]出現」(P.172)，自此之後，客家的語音記載就少不了[v]聲母，並且堂而皇之地把[v]看成客家話的聲母之一。鍾榮富 (1990) 經過論證與分析後，認為這種記音方式頗值得商榷。

第三類：前元音[i]之前的零聲母，語音變異特別大，約而言之，可以把客家話分為兩種：一種是前高元音[i]能單獨成音節，屬於傳統所謂的零聲母者，例如把「一，野，有，醫，雲」等分別讀成[it, ia, iu, i, iun] (梅縣、五華、平遠、蕉嶺³、苗栗、美濃、花蓮，及閩西的客方言如武平、連城、龍岩等等)。另一種是前高元音之前要有個擦音聲母，擦音的成分各次方言不同，又可以分為四型：(i) 前高元音零聲母讀為[ʃ]，如揭西、增城、桃源、銀江，香港新界的荔枝莊、赤泥坪，台灣的東勢、海陸、詔安、饒平。(ii) 前高元音零聲母讀為[z]，如東莞、秀篆、南塘。(iii) 前高元音零聲母讀為[ʒ]，如興寧、大埔、岩上。(iv) 前高元音零聲母讀為[j]，如河源、陸川、上猶、茶陽、長治，香港新界的麻雀

² 1860 年柏林(Berlin)出版的「馬太福音書，客家俗語」(Das Evangelium Des Mattaeus)與 1879 由巴賽爾(Basle)浸信會出版的 Hak-Ka Su (First Book of Reading)，都把「一」標成[yit]，而「屋」標為[wuk]。

³ 前面這四種客家話在台灣通稱為「四縣客」，還包括興寧客家話，但是興寧在語音上明顯與前四種不同：韻尾只有[m/p, n/t]，且前高元音之前一定要有個[z]聲母。客家研究界有名的羅香林就是興寧客家人，他的名作「客家源流導論」中的語音，號稱是梅縣客，但其實是興寧客，因此後來有許多人指出該書音系的混亂(參見饒秉才 1998)。其實，台灣北部的四縣客與南部的四縣客並不完全相同，特別是在前高元音的零聲母方面。

嶺、赤泥坪，台灣南部的新埤、佳冬、高樹、武洛)⁴：

(1)

a.

	梅 縣	豐 順	苗 栗	美 濃	麻 嶺	楊 坑	石 門	上 猶	陸 川	陸 豐	賀 縣	高 樹	新 埤	興 寧	大 埔	
野	ia				jia				ja				za			
有	iu				jiu				ju	ju	ju	ju	ju	zu		
醫	i				ji				ji	ji	ji	ji	ji	zi		
東 莞	秀 篆	南 塘	增 城	海 陸	詔 安	饒 平	玉 里	荔 莊	赤 坪	揭 西						
za	zia		3a													
	ziu		3u				3iu									
	zi		3i													

b. 大埔境內各客家方言的差異

	東勢	湖寮	銀江	高陂	桃源	茶陽	西河	興寧
夜	3a	zɑ	3a	3a	3a	ja	ja	zɑ
圓	3ien	vien	3æ̃n	3ɛ̃n	3ɛ̃n	jɛ̃n	jɛ̃n	zɛ̃n
榮	3iuŋ	zuŋ	3uŋ	3uŋ	3uŋ	juŋ	juŋ	zuŋ
一	3it	zɪt	3it	3it	3it	jit	jit	zɪt
醫	3i	zɪ	3i	3i	3i	ji	ji	zɪ
有	3iu	zu	3u	3iu	3iu	ju	ju	zu

觀察(1)的各種前高元音零聲母的語音，我們發現有兩個問題很值得釐清。第一個是語音問題。到底這些摩擦音的差別來自於語音的實際差別？還是來自記音者的記音差別？第二，是音韻的問題。目前幾乎所有的客家研究文獻，很一致地認為客家話有[v]

⁴ 這裡同時討論了許多種客家語料，必須說明出處。台灣地區(四縣、海陸、東勢、詔安、饒平)為個人所蒐集，(1c)根據張雙慶與莊初昇(2003)，其他語料根據謝留文(2003)及其內所徵引之文獻。(1d)為大埔境內的八種次方言，取自吉川雅之(1998)，但用以討論的語料都為個人親自去蒐集。

聲母，但是對於前高元音的摩擦音如[z]、[ʒ]、[ʒ]等是否為聲母，大都根據語音現象而有所區別。其實，這個問題也涉及介音與高元音零聲母的糾纏：到底「有」要記成[jiu]或[ju]？這種標音的差異，在語音系統上會帶來很大的影響。例如把「雲」記為[zun]的文獻裡，「雲」被排入[un]韻，與「孫」[sun]同韻（如陳曉錦 2004，饒秉才 1998），迥異於許多其他方言把「雲」列為[iun]韻（溫昌衍 2006）。於是，[z]可以出現在[a]之前（如「夜」[za]，其他客家方言讀[zia]或[ʒia]）。也可在[o]之前（如「藥」[zok]，其他客家方言讀[ziok]或[ʒiok]）。可在[i]之前（如[zi]「醫」，其他客家方言讀[i]或[ʒi]）。也可在[u]之前（如[zun]「雲」，其他方言讀[ziun]或[ʒiun]）。[z]也可在[e]之前（如[zen]「然」，其他方言讀[zian]或[ʒian]）⁵。換言之，[z]儼然是個聲母，與其他聲母一樣。然而，究其實際，這個[z]或[j]或[ʒ]或[ʒ]是完全可以預測的自由變體（predictable free variation）：只出現在前高元音零聲母的位置。因此，是否具有「音位」（phoneme）的腳色，亟需要進一步的釐清。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三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聲學分析法，與對比分析法。首先透過文獻的分析，指出現有文獻在語音標記上的差異、乖誤、及可能形成乖誤的原因。其次，透過語音聲學的分析，從各種文獻論及的語音或單詞為標的，請各地不同客家方言的發音人，就這些與零聲母有關的語音進行錄音，然後採用 Praat 語音分析工具進行聲學分析。最後，透過各種語音現實與文獻所記的語音進行比較分析，並做出結論。

⁵ 如果先不考慮零聲母，「然」的韻母有兩種可能的讀法：[ien]（如苗栗（羅肇錦 1984），美濃（楊時逢 1971）或[ian]（內埔地區（鍾榮富 2009））。

發音人共有 82 位，男女各半。基本上每種客家話各有 10 位，但是詔安客家話分為兩種（有ʃ/s 之別及無ʃ/s 之別），而花蓮地區的四海客家話又自成一種，故總共有八種客家話（苗栗，南四縣，海陸，東勢，饒平，花蓮，有ʃ/s 之別的詔安，無ʃ/s 之別的詔安），總人數=8x10=80，但是外加兩位是由於海陸在中壢與竹東也有些差別，故在竹東多錄了兩位，共有 82 位。

字表都帶有零聲母的語詞，鑲鉗在承載句『這是__个音』，例如目標詞為「野生」或「半夜」，發音人念的是[le he jia sen ke jim]（這是野生的音）。每個句子念兩次，都是從頭念到尾，而不是同一句連唸兩次。

錄音採用華碩型號 UX31E 筆記型電腦作為錄音工具，PRAAT VERSION5.3.51 為錄音程式，羅技耳機麥克風為硬體收音設備，型號 PN 981-000017，錄音者頭戴耳機式麥克風，發音部位距離麥克風右下方 45 度角約 9-12 公分。

語料分析都先剪出含有零聲母的整個音節，找出聲波，聲譜圖，及共振峰走勢，以及每個語詞的長短，再以零聲母為標的，進行分析。

三、結果與討論

3.1 語音問題

3.1.1 語音的探索：以詔安為例

語音的探索分別從三個角度切入。首先查閱相關得文獻記錄與記音，接著我們將從語音聲學的角度討論這種記音的分歧可能

的問題。最後，我們將把文獻與語音重整，並且建議相關零聲母的記音。

由於受限於現存語料的文獻，本小節將以詔安客家話的零聲母為主，因為有關詔安的記音最多種，最可以作為記音與語音配對的討論。且先仔細觀察現有的文獻及相關的語音紀錄。

(2)

	記音	例字與標音	文獻出處
a.		zi (醫), ziu (有), zia (夜), zio (藥), 然[ziɛn]	呂嵩雁 (1996)
b.	[ɟ] 崙背	zi (醫), ziu (有), zia (夜), zio (藥), 然[ziɛn]	陳秀琪 (2000, 2002)
c.		zi (醫), zit (一), zia (夜) [30], zuŋ (用) [34], ziu (有) [51], zen (然) [76, 當然], ziaŋ (嚷) [78]	廖偉成 2010
d.	[ɟ] 崙背	zi (醫), zio (藥), u (有), ia (椰), zi (阿姨)	張屏生 (2007)
e.	[ɟ] 大溪	zi (醫), zio (藥), ziu (有), ia (椰), zi (阿姨) [264]但是姨丈 (zi) [265]	
f.	[j] 崙背	jia (夜), iok (藥) [247], i (醫) [p.246], ji (姨) [265], 以 (ji, i) [368], 一 (jit), 煙 (jien) [29]	涂春景 (1998)
g.	[z]	zi (醫), ziap (葉), zia (夜), ziu (有)	廖烈鎮 (2002)
h.	崙背	zi (一), zio (藥), zia (夜), ziu (有)	廖俊龍 (2011)
i.	大興	ziu (有), za (夜), zo (樣)	陳秀琪 (2002)

觀察 (2) 的語料，我們注意到有兩種分歧。第一是關於零聲母的認知或聽覺記音的差異，約而言之，共有三個輔音被認為是二崙與崙背詔安客的零聲母，分別為[ɟ]，[j]，與[z]。另一個是到底零聲母後接[ia]，[iu]，[io]等韻母之時，介音[i]是否還存在。這兩個問題其實彼此糾纏，互為表裡。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且先討論第一個問題。

零聲母記音的問題，顯然反映著記音者對於語言內在的語音

系統的理解，同時也透露了方言語音的差別。第一，(2d) 與 (2a) 雖然表明是兩個不同的語音，但是其內在的系統就非常的不一樣，例如 (2d) 的 [u] (有)，[ia] (椰) 都沒有零聲母出現。這對於崙背地區客家語音可能受到閩南語的影響有關，但令人訝異的是記音者並沒有從系統性的語音分布進一步去澄清，因而有了零聲母有無的缺憾。又 (2e) 的「姨」在「姨丈」與「阿姨」之間出現不同的零聲母 [z] 與 [ʒ]，這種誤差同樣來自於語言內在系統的不一致。還有 (2f) 的 [iok] (藥) [247]，[i] (醫) [p.246]，兩者都缺了零聲母，應該是記音上的乖誤，而非語音的實質表現。第二，詔安各方言之間的零聲母，的確有語音上的區別，這可從同一記音者對於不同方言可以為證 (2b) 與 (2i)，前者為崙背方言，後者為大興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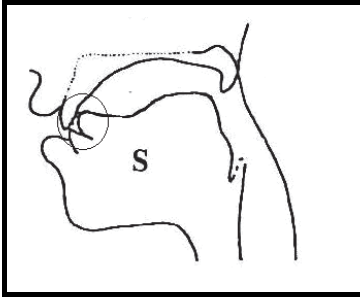
語音方面，緊接而來的問題是：崙背、二崙或者泛稱為雲林地區的詔安客家話的零聲母應該是 [z]、[ʒ]、還是 [j]？還是各有區別？因為除了零聲母之外，呂嵩雁 (1996)，張屏生 (2007)，陳秀琪 (2002)，廖偉成 (2010) 等文獻中的聲母有兩套摩擦音，一套是 [ts, ts^h, s]，代表語詞有「酒，秋，秀」，另一套是 [tʃ, tʃ^h, ʃ]，代表語詞有「晝，抽，壽」。但是涂春景 (1998)，廖烈鎮 (2002)，廖俊龍 (2011) 等卻都僅有一套摩擦音 [ts, ts^h, s]。經過我們的比對分析，肯定雲林地區的詔安客家話的確有兩種方言，一者有 [s/ʃ] 之別，另一種沒有。我們將從語音聲學的研究來解釋這兩種不同的詔安客家話。

語音學文獻上，[z]、[ʒ]、[j] 都屬於濁音，發音時聲帶要振動，這是這三個輔音唯一的共同點。[z] 是齒槽摩擦音與 [s] 在發音部位上相同，只是 [s] 為清音，[z] 為濁音。發音時，舌尖輕輕抵住牙齦 (alveolar)，使氣流在牙齦與舌尖接觸的地方，形成狹小的腔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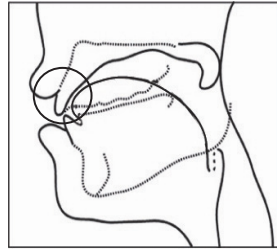
產生摩擦 (3a)⁶。

(3)

a. [z]的摩擦點



b. [ʒ]的摩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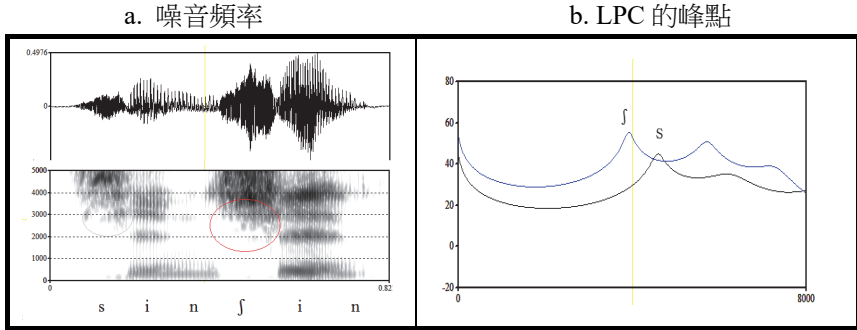
而[ʒ]與[ʒ]同為顎化摩擦音，發音時，舌尖與後齒齦 (post-alveolar) 的口腔形成狹小的通道，讓肺部送上口腔的來的氣流在此產生摩擦 (3b)。[z]與[ʒ]差別在於發音部位上的摩擦點，[z]的摩擦點為齒齦 (位置比較前面) 而[ʒ]的摩擦點在於軟顎前方，位置比較後面。

發音部位的摩擦點不同，自然會帶來不同的聲學特徵。對於[z]與[ʒ]的聲學研究，通常從兩點看出差別：噪音頻率的下限 (4a)，FFT (快速傅立葉轉換) 與 LPC (線性可預測編碼) 上的峰點 (peak) (4b)⁷：

⁶ 這兩張發音圖均取自鍾榮富(2009)，另外，這裡的部分文字有些也直接引自該文。

⁷ 這裡所採用的語音資料為同一發音人。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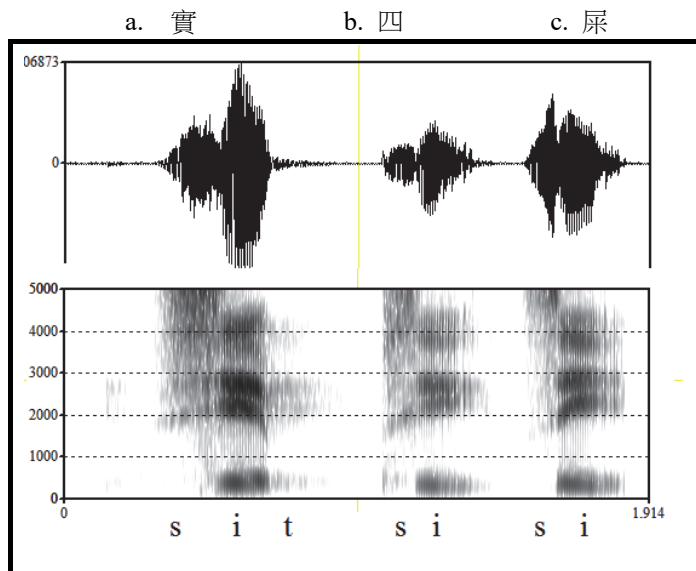


根據相關的文獻研究 (Strvens 1960, Pickett 1998, Stevens 2000, Ladefoged 2004)，摩擦音的聲學特性主要在於噪音頻率的高低，而噪音頻率的高低取決於摩擦點與雙唇之間的空間大小，空間越大，頻率越低 (鍾榮富 2009)。由於[s/z]的摩擦部位在齒齦，與口腔之間的空間並不大，但是噪音頻率卻非常的集中，因此頻率下限約在 3000Hz 到 4000Hz 之間，例如英語的[s]的噪音頻率下限約為 4000Hz (Ladefoged 2004 : 152)。詔安客家話的[s] (取自「新衫」的[sin])，其噪音頻率的下限約為 3000Hz (4a)。由於[ʃ/ʒ]的摩擦點在於後齒齦，與唇之間的空間更大，其噪音頻率的自然會更低。例如 (4b) 詔安客家話的[ʃ] (取自「神明」的[ʃin])，噪音頻率的下限約為 2200Hz。與英語的[s/ʃ]噪音頻率的下限分別為 4000Hz vs. 2000Hz (Ladefoged 2004 : 152) 相比之下，詔安客家話的[s/ʃ]噪音頻率下限相差並不特別大。

再者，觀察 (4b)，可以發現詔安[ʃ]的 LPC 峰點出現在 3745Hz 之處，而[s]的峰點則出現在 4552Hz 之處，兩者有明顯的差別。換言之，在具有[s/ʃ]之別的詔安客家話裡，這兩個輔音具有清晰而明確的辨義功能，絕不會有混淆現象。然而，這並不表示雲林地區的詔安客家話僅有這種口音，另一種詔安客家話是沒有[s/ʃ]差別

的，故「酒，秋，秀」與「晝，抽，壽」都念[ts, ts^h, s]。後面我們且舉這個口音的「識，四，屎」三個語詞的語音聲譜圖為例。從（5）三個音節的聲母中，可以發現三者的聲母都是牙齦摩擦音[s]，而沒有[ʃ]（在有[s/ʃ]差別的方言裡，（5c）要念[ʃi]）的特性⁸。

(5)



簡而言之，雲林地區的詔安客家話可以根據摩擦音的分歧，分為兩種方言，一種屬於[s/ʃ]有別，故有兩套摩擦聲母。另一種並不區分[s/ʃ]之別，僅有一套摩擦音聲母。因此，過去的文獻之所以會在摩擦音聲母有不同的記載，並非記音的問題，而是方言不同的原故⁹。由此可見，過去研究客家話摩擦聲母或所謂精章、知章分流的文獻，應該還要考慮零聲母的語音現象。但是，精章分流

⁸ (5)是根據另一位發音人的語音而製成的聲譜圖。

⁹ 至於這兩個方言的分部，是否有明確的界線，應該是未來的研究應該去探討，並非本文討論的範疇。

或一套／兩套摩擦生母的確定，還是無法完全說明零聲母的語音。就以詔安客家話為例，零聲母目前至少有三種（[j, z, ʒ]）標記方式，這種差異是起於記音者的耳聽差別還是原有語音的不同呢？這是另一個亟需探索的問題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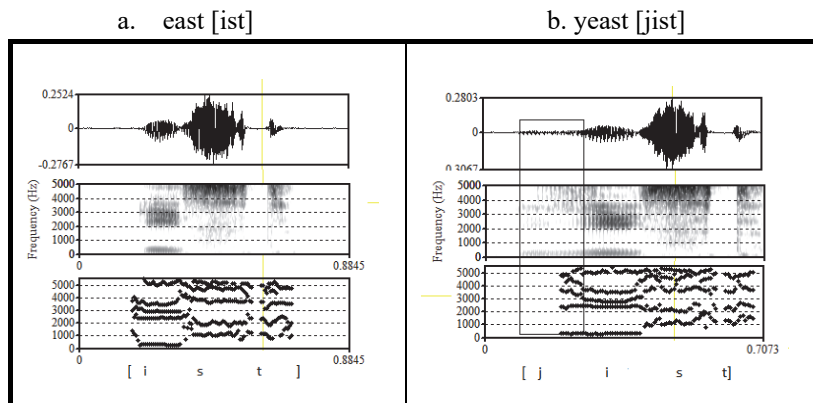
3.1.2 從語音學分析[j, z, ʒ]的差異

現代語音學的[j]，有些文獻標為[y]（Prator & Robinett 1985, Kenstowics 1994），傳統上稱之為滑音（glide），又稱為半元音（semi-vowel）（Jones 1948, Gymson 1989, Laver 1994）。比較近代的著作如 Ladefoged(2001, 2004), Ladefoged and Maddieson(1994)則稱之為臨界音（approximant）。所謂『臨界音』指發音的時候，口腔內部盡量張開，而又不能大到元音的程度，這時所產生出來的語音，就稱為臨界音（取自鍾榮富 2004：41-42）¹¹。以[j]而言，發音時舌位上移到齒齦後方，形成狹小通道而產生摩擦。這個短暫的摩擦，在聲學上具體的反映就是有一小段淡淡的噪音。且先檢視美國英語的 east [i:st]與 yeast [ji:st]之區別：

¹⁰ 如果仔細觀察(1)的語料，我們發現還有[z]的零聲母，被認為是把[ʒ]的舌尖再向後捲曲而彎度大些，摩擦量少些，而產生了[z]，如興寧或大埔縣境內的湖寮與桃源等地區的客家話。由於篇幅限制，本文焦點僅在於台灣各種家方言的零聲母。大陸地區的零聲母，將另文分析。

¹¹ 要瞭解甚麼是臨界音，先要清楚輔音和元音的區別。就口腔和氣流的關係而言，輔音和元音最基本的差異在於口腔的張開度。發元音時，口腔內部的張開度很大，大到沒有任何的摩擦(friction)現象；反之，輔音的特性就在於口腔內部的張開度相對地縮小，氣流通過時有受阻、或摩擦等現象，因此不論受阻、摩擦程度的輕、重、多、寡，只要發聲時產生摩擦現象的就是輔音。

(6)



因為這兩個語詞的語音差別，正好只在於前高元音[i]之前是否有個摩擦音[j]。因此，這個語料以及過去之相關語音敘述或研究，正好足以幫我們建立摩擦滑音之有無的判別基礎。試比較(6a)與(6b)¹²。仔細觀察(6)的語音聲譜圖，分別包括了三個呈現方式：聲波圖，聲譜圖，與共振峰圖。透過初步的分析比較，我們很容易發覺：(6b)比(6a)多了一個摩擦語音，因為聲波上顯示了這段細微而低弱的起伏，並不特別有規律，卻又不全是噪音，是個典型的摩擦滑音的音值。從聲譜圖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元音之前的噪音現象（用方形框住之部分），分布在3000Hz左右，正好是舌冠音的聲學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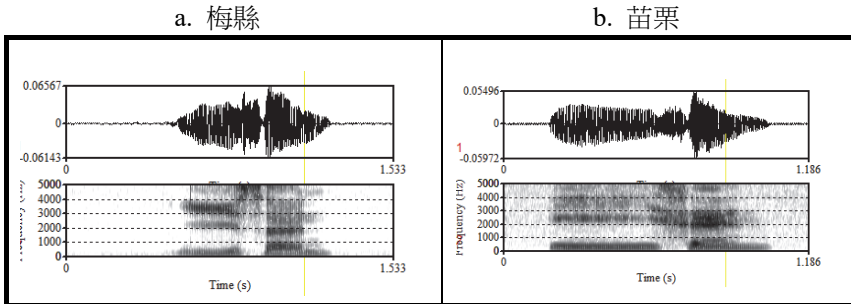
另外，從共振峰圖中，我們了解元音之前的擦音帶有濃厚的元音特性，卻與前高元音之共振峰不同，差別在於第二欲第三共振峰之間的距離。(6a)的[i]元音，開口展唇之後，F1與F2的走勢非常的平穩，而F2與F3也相對地維持平行狀態。比較之下，(6b)

¹² 發音人為芝加哥地區的美籍人士，曾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現在台灣任教。錄音時間為2007年。

的[j]部分，開始之時，並沒有任何共振峰，表示不具有元音的特性。約持續了 30 毫秒之後，由於後頭接的是前高元音[i]而有了共振峰，最明顯的是在 F2 與 F3，前者往下，後者往上，因此形成了比較寬大的距離，要等到元音平穩後，F2 與 F3 才回復到了高元音[i]的語音特性。

客家話中，沒有任何摩擦現象的方言，如梅縣、苗栗、美濃都是各地區頗有代表性的口音。這些客家方言的前高元音零聲母一如 (6a)，並沒有任何摩擦現象¹³。

(7)



根據袁家驊(1959[2000])P.150 的說明「韻頭-i-實際音值是 j」，但實際標音上卻以零聲母記之，後繼者如陳修(1993)，溫昌衍(2006)等均以零聲母標示而沒有任何說明。其實袁家驊這段說明很重要，表示梅縣客家話/i-之零聲母並非語音上全無，而是有個[j]音值，然而這段描述往往被後來的研究者忽略了，以為梅縣客家話/i-的零聲母為全無語音。苗栗客家話一向被視為台灣客家話的代表，其地位與梅縣之客家話在大陸地區等同。羅肇錦(1984、1990)雖為客家話研究的先鋒，但對於[i-]之前的零聲母現象著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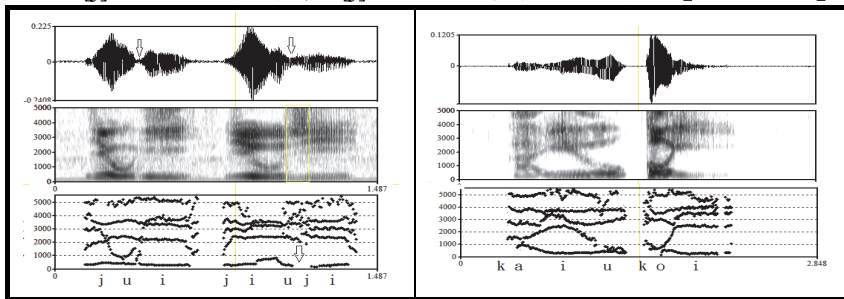
¹³ 代表語詞為「醫生」，梅縣發音人為客家研究相關教授，苗栗為當地客家語音研究者。

不多。從(7b)也可看出苗栗客家話/i/之零聲母很乾淨，與(6a)的英語 east 相同，幾乎沒有任何語音存在。仔細比較(7a)與(7b)，會發現：梅縣客家話前高元音之前的零聲母有非常短的摩擦，約為 0.013 毫秒，無論在聽覺上或聲譜分析中，都很難辨識，幾乎與苗栗客家話相同，但是這個極短的摩擦音卻也不能完全忽視，至少在音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避免了空聲母 (empty onset) 的糾纏¹⁴。

摩擦音[j]之存在與否，從花蓮鳳林地區的客家話最可看出其差異。花蓮境內的客家人，多為二次移民，分別來自苗栗、屏東、桃竹苗等地，因而各種客家話聚集，往往南北四縣客家話與海陸比鄰而居，彼此相互影響。後面(8)即為同一地區的四縣客家話，一者有[j] (8a)，另一者為無[j]的客家話。兩者的語詞均為「有意」¹⁵。

(8)

a.無[j]的口音 b.有零聲母[j]的口音 c.閩南語的「加油」與「古意」



¹⁴ 在優選理論的架構裡，有個語言普遍的制約(universal constraint)，稱為*onset (不能沒有聲母)，但是在沒有任何聲母的語言裡，會以制約排序的方式來避免，更細的討論，可以參見 Lo (2018)。

¹⁵ 發音人分別為國中的國文教師，錄音時為 55 與 59 歲，時間是 2001 年。閩南語的發音人為台南市的吳牧師，長老教會的牧師，平時就用閩南語佈道，年齡 59 歲。

這裡特別舉這個例子來說明三點。第一，即使是在沒有前高元音零聲母摩擦音[j]的客家話裡，假若/iu, ia, io, ian/韻母之前沒有任聲母的時候，還是有[j]存在於/iu, ia, io, ian/的韻母前面。可是在現有的文獻裡，有關梅縣（陳修 1993，溫昌衍 2006）、苗栗（羅肇錦 1984、1990）、美濃（楊時逢 1971），內埔（鍾麗美 2005，賴維凱 2008）的語音記載，都認為這些客家口音沒有[j]聲母，這並不能真實反映語音現實。若是這些客家口音沒有[j]，則客家話的「有」應該與閩南話的「油」（iu）一樣，完全沒有聲母才對。可是比較（8a）與（8c）就會發現兩者是不一樣的，後者才是沒有[j]的零聲母。閩南語的[ka iu]（加油）的[iu]前面完全沒有任何語音，從共振峰的轉折可以看到[a]與[i]之間的過渡，完全僅有元音。又[ko i]（古意）的[i]聲母前也沒有任何輔音性的語音特質。第二，從（8a）與（8b）的聲波圖，聲譜圖，及共振峰走勢，都可以清楚地發現[i]之前是否有[j]。從[j]到[i]都可以看到第二共振峰由下而上的走勢。第三，前高元音[i]之前的[j]摩擦遠比[i]介音之前的零聲母摩擦還要淡（看後文之比較）但是在兩音節語詞的後一音節時，還是頗為明顯（試看（8b）中聲譜圖的框線部分即可明瞭）。

且以（6b）的[j]特性為本，我們來檢視詔安客家話[i]前的零聲母聲學特性。

(9)

a. 兩種口音的零聲母

i. [ʒ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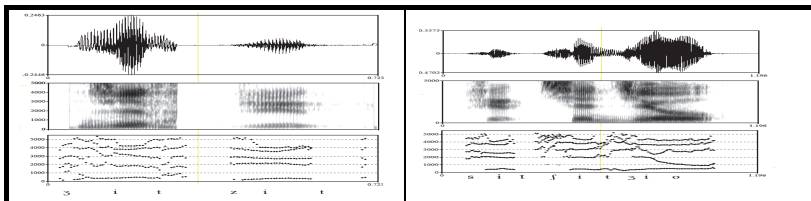
ii. [zit]

b. 與零聲母相對的摩擦音

i. [sit]

ii. ʃit

iii. ʒ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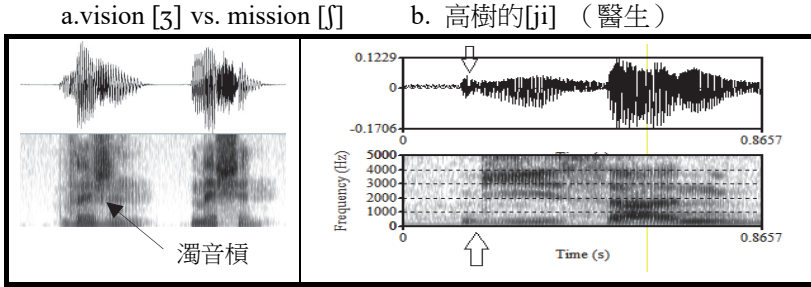
前面(9)是雲林地區兩種口音的「一」，分別標為[3it]（取自『一盒』）與[zit]（取自『一二三』）¹⁶。經過比較，我們發現(9a)的兩個零聲母在與音聲學上略有差異，(9ai)的零聲母部分是個明確的輔音，而(9aii)的輔音性並不強。(9aii)的[z]應該是[j]，理由有二：(a)元音之前的噪音非常的短，約為20毫秒，接著卻是具有明確[i]的共振峰(F1=560Hz, F2約為2100Hz)，這些聲學特性都與(8b)[j]的起始部分非常的類似。(b)就發音部位與發音方式而言，[z]與[s]相同，差別僅在於前者為濁音，後者為清音。然而比較(9aii)與(9bi)，兩者並不相同，至少(9bi)有明顯的噪音（約在2500Hz），但(8aii)的零聲母卻沒有噪音條紋。而且，以語音聲學的特性來比較，(9ai)與高樹地區的[ji]相同，一如(10b)所示¹⁷。

至於(9ai)的零聲母的輔音特性非常的明顯，這可從中間的圖形看出來。除此之外，(8ai)的輔音摩擦現象與(9bii, 9biii)都一樣，擁有很高的噪音下限（約在2500Hz），與前面(4)的[ʃ]相同。Ladefoged (2004: 59)曾比較英語的 *vision* 與 *mission*，藉以看出[ʒ]與[ʃ]的區分。這裡我們也以這兩個英文單詞來做比較(10)，重點是兩者的噪音頻率相同，唯一的差別在於[ʒ]是濁音，聲帶會振動，因此在聲學上多個濁音槓，一如(9biii)的零聲母語音特性。

¹⁶ (9ai)與(9bi)為同一發音人，而(9aii)與(9bii, 9biii)為同一發音人。(9b)念的是「食」（取自『食藥』）

¹⁷ 高樹地區的口音，以大路關客家話為代表，發音人是當地的村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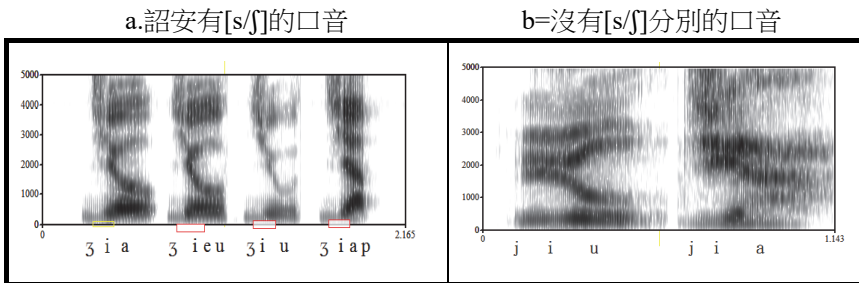
(10)



簡而言之，崙背地區詔安客家話的零聲母在有[s/ʃ]的口音裡記為[ʒ]大體上符合語音的實質反映。但在沒有[s/ʃ]的口音裡，其零聲母應該是個半元音[j]，而非[z]。

釐清了雲林地區詔安客家話的零聲母語音音質之後，還需要探討零聲母後接有[i]介音的韻母如[ia, io, ie, iu]之前，介音是否還存在的問題，因為一如(2)所示，有些文獻的記音裡把介音給刪了。先看後面(11)幾個音節的介音。(a=詔安有[s/ʃ]的口音，b=沒有[s/ʃ]分別的口音)

(11)



純以輔音而言，不論是[ʒ]或[j]，都帶有[i]的前高元音性質，主因是由於[ʒ]是個顎化語音，「顎化」本身就表示帶有[i]色彩的含

意。而[j]更可說是[i]的音韻成分¹⁸，故兩者都帶有[i]的性質。觀察（11a）的四種情況，莫不帶有或短或長的介音[i]的現象，分別各有 25，15，35，35 毫秒的介音長度，即使是在沒有[s/ʃ]分別的口音裡（11b），介音的長度與聲學反映仍然很清楚地顯示介音的存在。質言之，根據我們這裡的研究，文獻上把零聲母[ʒ]或[j]之後的[ia, io, ie, iu]韻母中的介音省掉，並非很好的記音方式。

3.1.3 台灣客家話的零聲母：海陸、東勢、饒平、詔安之比較

台灣的客家話裡，前高元音的零聲母以念[ʒ]為最多數，包括詔安，饒平，海陸，及東勢。本小節即將探討這些地區的[ʒ]聲母是否具有相同的語音特性。為了驗證相似性或相同性，我們還是以 Praat 來分析。本節所採取的語音為「醫、有、野」分別取自「醫生，有意，野生」等語詞¹⁹。

(12)

	詔安	饒平	海陸	東勢
醫	ʒi	ʒi	ʒi	ʒi
有	ʒiu	ʒiu	ʒiu	ʒiu
野	ʒia	ʒia	ʒia	ʒ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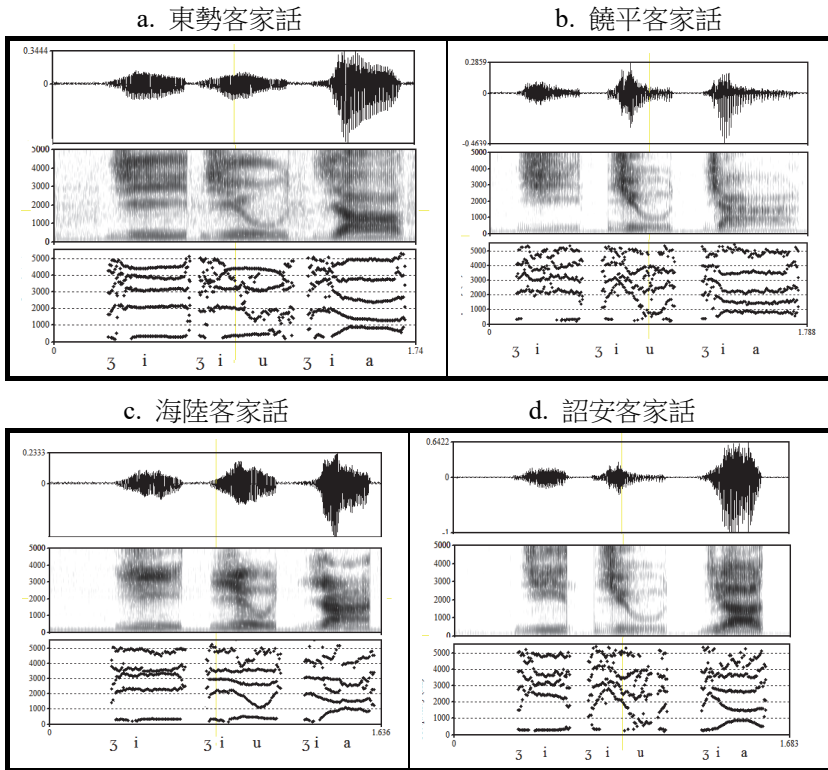
這四個客家話的零聲母語音聲波，聲譜圖，及共振峰走勢僅列之於（13）。仔細比較之後，我們發現這四種客家話的[ʒ]，無論在聲波，聲譜，與共振峰走勢方面都很類似。在前面一小節裡，我們以詔安客家話為例，已經詳細說明[ʒ]聲母的聲學特性。簡而

¹⁸ 在非線性音韻理論(non-linear phonology)內，通常把滑音[j]看成[i]的變體音(allophone)：只要是在音節的核心位置(nucleus position)就是前高元音[i]，若出現在非音節的核心位置，則在語音上自然就是個滑音(相關討論請參見 Kenstowicz 1994, Blevins 1995, Fery & Vuver 2003)。

¹⁹ 做田野調查時，除了饒平之外，每種口音的發音人至少找了 10(男女各 5 位)。但是為了聲學語音的比較，這裡僅採用男性發音人的語料，其餘的語料將再進一步整理之後再發表。在此感謝眾位鄉親的協助。

言之，在聲譜上都擁有淡淡的噪音（turbulence）成分，而且摩擦的頻率下限約在 2500Hz 左右，且代表聲帶振動的濁音槓很清楚。其次，從[ʒ]到[i]（不論是主要元音或介音），第二共振峰呈現由低往上升，而第一共振峰則略略由高往低的走勢方向。這幾個語音特性都很明顯地分布在東勢（13a）、饒平（13b）、海陸（13d）、詔安（13d）等三個客家方言之中。

(13)



綜合前面三個小節之所述，從文獻紀錄之中，我們發現各客家話前高元音之零聲母，在各地方言之中屢有不同的記音方式：[∅]（梅縣，苗栗，美濃），[j]（高樹），[z]（詔安、南塘），與[ʒ]（海

陸、饒平、東勢)。根據本研究[i]前的零聲母聲學，包含聲波與聲譜共振峰，均顯示：(1) 過去把前高元音零聲母記為[∅]之梅縣、苗栗、美濃、內埔等客家話，其實也擁有[j]輔音，特別是在[ia, iu, ie, io]等具有前高介音的韻母之前的零聲母，更有很明確的[j]成分。(2) 過去的文獻，把詔安客家話的前高元音之前的零聲母記為[z]或[j]都無法真正反映語音的之真實性，應該與海陸、東勢、饒平一樣，記為記為[ʒ]。(3) 各地的客家話許會不同，但是[ia, iu, ie, io]等韻母之前的介音還是很明確，在記音時，應該保存介音成分。

3.2 音韻問題

本節將以台灣東勢客家話兩個高元音為基礎，從音韻與分布的角度來討論客家話高元音零聲母的音韻特性。東勢客家話和海陸等客家話一樣，雖然允許非高元音(e, a, o)可以沒有聲母(14)，卻不允許高元音單獨成音節(15)：

- (14)
- | | | | | | | |
|--|----|-----------------|-------------------|----|-----------------|-----|
| | a. | e ₃₁ | (喂) ²⁰ | b. | o ₃₁ | (襖) |
| | c. | a ₃₃ | (阿) | | | |
- (15)
- | | | | | | |
|--|---------------------|-----|---------------------|-----|--|
| | *i | | *u | | |
| | a. ʒi ₃₃ | (醫) | b. vu ₃₃ | (烏) | |

最早紀錄客家話的文獻²¹，都是教會的傳教士，其中 MacIver (1905, 1909), Mackenzie (1926), Masecano (1959) 等幾本客家相關的辭典，只有注意到[v]而沒有注意到[ʒ]的存在。袁家驊 2003[1957]的語音系統還是以梅縣為準，雖然在第三部分做方言比

²⁰ 各種客家話都很少[e]開始的音節。

²¹ 國人之著作則推溫仲和、羅翹雲等人的作品，進一步的評述，請參見鍾榮富 2004。

較時，列有梅縣與中古影母對應的零聲母在大埔為[z]的說法，不過並沒有談到這個聲母的來源與[v]的關係。歷來做海陸客家話如呂嵩雁（1993，2004），范文芳（1996），陳子祺（2000），邱湘雲（2005）或做東勢客家話江敏華（1998），江俊龍（1998，2003）等文獻，都沒有注意到[z]和[v]的音韻關係。

鍾榮富（1991）曾以四縣客家話[v]聲母的來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也證明客家話的[v]至少在共時的層面，並非是音位性的獨立聲母。這裡我們將要把東勢及海陸客家話的[z]納入共同的架構，並且主張兩者都是由於前高元音[i]和[u]分別展延（spread）而來的，兩者都不是音位性的聲母。以（15）的語料為例，我們認為（15a）和（15b）的深層結構分別為（16a）。後來則由於[高]音值的展延（16b），才分別得到了[ji]及[wu]的音節。後來，由於高滑音（high glides）的強化，分別使[j]和[w]變成了[z]和[v]的語音結果（16c）：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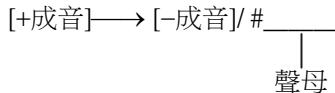
a. 深層結構



b. 高音展延



c. 強化



在全世界的自然語言之中，高音展延和輔音強化都是很普遍的規律，也是在語言歷史的音變中，常常發生的現象。高音展延

在過去的研究之中，馬來話 (Teo 1987)，莫其里斯話 (Mokilese) (Keating 1988)，祺瑪通比語 (Kimatuumbi) (Odden 1988)，閩南話 (Chung 1996) 與華語 (鍾榮富 1990) 等等都出現了高音展延現象。且以馬來話的 /-an/ 詞尾為例²²：

(17)

- | | | | | |
|----|----------------------|---|-------------------|-------|
| a. | /# asas + an #/ | → | as <u>ass</u> an | (基本的) |
| | /# putar + an #/ | → | putar <u>ran</u> | (革命) |
| b. | /# pandu + an #/ | → | pandu <u>w</u> an | (引導) |
| | /# ke + jadi + an #/ | → | kejadi <u>yan</u> | (事件) |

前面 (17a) 是詞基 (stem) 以輔音結尾，這個結尾的輔音後來展延成為綴詞的聲母。(17b) 就是高音展延的典範示例，前面詞基的高元音由於高音展延而使綴詞有了一個滑音作為聲母 (請注意劃底線的部分)。客家話的 (16b) 也是基於相同的高音展延現象，而使聲母有了滑音。目前，在很多客家話也是以滑音 [j] 或 [w] 做為最後的語音結果，例如五華客家話 (彭盛星 2004, 徐汎平 2010) 及南部的四縣客家話 (鍾榮富 2007)²³。過去，很多記載對於客家話的 [v] 都會加個附註，說這個 [v] 音的摩擦成分，很微弱，也就是僅止於滑音 [w] 的階段²⁴。

台灣海陸及東勢客家話之所以特別在於高音展延之後，還有個強化規律使高元音零聲母之前的摩擦成分很強，頗類似波蘭語的 [w] 變成 [v] 的強化現象²⁵。(16c) 用輔音 (consonantal) 來表示，滑音的徵性為 [+成音，+輔音]，但是 [+成音] 變成 [-成音] ([成

²² Teo 用 [y] 表前滑音，我們這裡一律改用 [j]。Teo 其實就是閩南話的「張」，但祖先本為客家人，他是我在伊利諾大學博士班的學長，我們花了不少時間討論馬來語和客家語的異同。

²³ 我個人的五華語音的蒐集是科技部計畫支持下進行的，感謝溫昌衍教授的協助。

²⁴ 可以參考楊時逢 (1957、1971)。

²⁵ 波蘭語的強化現象，請參考 Hock (1986), Carver (2004)。

音]=[syllabic]，表可以獨立成音節)之後，就已經失去滑音的特性，而變成完全的輔音了。基於所有的輔音或多或少都有摩擦，因此自然可以解讀為磨擦音[ʒ]或[v]。綜合這部分的討論，我們認為海陸和東勢客家話的[ʒ]和[v]分別是從[i]和[u]的高音展延後，經過強化之後而得來的結果，本身並沒有區別語意的功能，應該算是非音位性的語音音段 (segment)，而非音位性的語音。

解釋完語音變化的過程之後，我們要來驗證這樣的分析有沒有道理。我們驗證的方法很簡單卻也很科學。首先，在客家話的60個韻母之中，如果不是[i]或[u]起首的音節，絕不會有[ʒ]或[v]的出現，而會是傳統聲韻學上的「零聲母」，這個觀察完全是正確的(183)。或有人會說，東勢客家話也有[ʒau] (邀，枹)等，其實這是因為東勢有[iau]的韻母，其零聲母自然會是[ʒ]。

(18)

a.	eu	(歐)	*ʒeu, *veu
b.	oi	(愛)	*ʒoi, *voi
c.	ai	(矮)	*ʒai, *vai
d.	au	(拗)	*ʒau, *vau

其次，如果是一般具有音位性的輔音，可以很自由地出現在[i]或[u]為介音的韻母之前，如：

(19)

a.	tiau	(鳥)
	tui	(對)
b.	k ^h iau	(駝)
	k ^h uan	(款)
	k ^h ui	(潰)

但是，我們可以預見[ʒ]絕不會出現在[u]作為介音的韻母之前，而[v]也絕不會出現在[i]為介音的韻母之前：

(20)

- a. ʒ *ua, *uan/t, *ue, *ui
 b. v *ia, *ian/t, *io, *ion/t, *ion/k

另一個足以試測[ʒ]與[v]之音位性者，是客家話韻母內部的結構限制。例如介音和韻尾不能同為[i] 或同為[u]，因此客家話不可能有/*uiu/, /iai/等韻母形式。假如[ʒ]來自於[i]而[v]來自於[u]，則可以據此預測[ʒ]絕不會出現在[i]為韻尾的音節之前，而[v]也不會出現在[u]為韻尾的音節。這個預測，從語料中得到了充份的驗證²⁶：

(21)

- a. ʒ *oi, *ui, *ai,
 b. v *eu, *iu, *au

客家話的唇音異化限制了唇音韻尾不能與其他唇音出現在同一音節之中，由於[u]也具有[唇音]徵性，我們據此也預測[v]絕不與有-m/p 韻尾的韻母共同結成音節。這個預測，也完全正確：

(22)

- v *im/p, *iam/p, *am/p, *em/p, *iam/p,

總結迄今的討論，可從四個語音結構的限制和規律來驗證[ʒ]和[v]的非音位性，結果都得到合理的證明。因此，從共時的語音系統來論斷，海陸與東勢客家話的[ʒ]和[v]顯然是從其後的高元音[i]與[u]分別衍生而來，並不是具有辨義作用的音位。不過，研究中國傳統聲韻學的學者為我們帶來的發現是：中古時期，所謂的日影兩個聲母應該就是[ʒ]。如果這個說法正確，則有下列兩種可能：第一，中古時期就有了高音展延的現象，只是過去研究沒有注意，更沒有提出明確的分析出。中古影母之所以與匣母分列，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影母有了高音展延的規律，匣母卻沒有。目前

²⁶ 少部分的客家話有/iai/韻(如「街」讀[kiai])，卻也沒有[*ʒai]等音節。

多數的中古音的擬構還是以北京話為現代語音的參酌點，其他漢語方言都只是用以支持某些擬音的可行性而已，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時是否已經有音韻規律的產生。至於四縣客家話應該是比較後形成的方言，已經喪失了高音展延的規律²⁷。第二種可能是海陸及東勢的高音展延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現象。

在做最後的結論前，還是用「複合元音的異化制約」來檢視一些音節與複合元音的互動：

(23)

a.	*iu	ɟu	(油)	*ui	vi	(胃)
b.	*ia	ɟia	(夜)	*ua	va	(話)
c.	*io	ɟo	(叫聲)	*ue	ve	(哭聲)
d.	*ie	ɟe	(撒)	*uo	vo	(禾)

對於(23)所顯示出來的語料，有兩點必須要說明。首先，依據複合元音的異化制約，*ie及*uo都不適合語法的複合元音，但是(23d)卻顯示，客家話允許[ɟe]和[vo]等音節結構。這其實並非意外，因為複合元音的「異化制約」是針對複合元音的結構而言，但是像[ɟe]和[vo]卻都是屬於CV的音節結構，與異化限制並沒有關係。另一種解決方法，是把「異化制約」看成比較後發展出來的結構制約，像[ɟe]和[vo]卻是音節形式早在這個制約發展或運作之前即已成形，後來由於[ɟ]和[v]的音位化而產生了把[ɟi]及[vo]看成CV結構，而沒有違反異化制約。

第二點要補充說明的是：客家話在音節構成(syllabification)中，各種方言的認知也不一致。以平面或共時的語音差異而言，四縣客和海陸及東勢在唇音聲母與[ui]或[ui]的零聲母的音節劃分

²⁷ 以前的文獻也有人認為海陸客家話應該是比四縣還要「古老」(見羅肇錦1990)。

上，頗有差異：

(24)

	四縣	海陸	東勢	例字
a.	vi	vui	vui	胃
b.	p ^h i	p ^h ui	p ^h ui	肥
c.	mi	mui	mui	梅
d.	fi	fui	fui	飛

這兩種客家話，有趣的是只有在聲母是唇音時，才有這種差異，其他聲母則[ui]韻和[i]韻是相同的，如²⁸：

(25)

	四縣	海陸	東勢	例字	四縣，海陸，東勢	例字
a.		ti		蒂	tui	隊
b.		t ^h i		地	t ^h ui	退
c.		tsi		祭	tsui	醉
d.		ts ^h i		趣	ts ^h ui	罪
e.		si		死	sui	瑞
f.		ki		鋸	kui	貴
g.		k ^h i		騎	k ^h ui	漬

換言之，[ui]和[i]兩韻在唇音聲母之後，海陸及東勢都把他們中立成一個[ui]韻，而四縣則把[ui]和[i]兩個韻母中立為[i]韻。為何會如此呢，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兩種客家話選擇了不同的音節化之緣故。這兩種音節化的差異如下：

²⁸ 四縣客家話的[tsi, ts^hi, si]因為顎化而念[tɕ, tɕ^h, çi]。還有另一組字，在各種客家話都念[i]韻，如「被」。

(26)

底層結構

a. 四縣

u i

CVX

b. 海陸與東勢

u i

CVX

音節化

u i
| |
C V X

u i
| |
C V X

高音展延

u i
| |
C V X

w u i
| \ | |
C V X

強化

[vi]

[vui]

從(21)的圖解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兩種音節化的結果，使兩種客家語言的最後語音形式不一樣。由此也可見，有些表面上的語音差異，必須要從更抽象的層次，才能看出方言與方言之間的本質。這裡的分析，也可以應證[3e]和[vo]在音節層次有了不一樣的聲母韻母劃分，而免於被異化制約所排除。

四、結論與啟示

客家話有兩個前高元音：[i]與[u]，兩者在前面沒有其他輔音或聲母之時，其零聲母都有明顯的摩擦現象，但是[u]之前的[v]在摩擦方面雖然也有濃淡不一的現象，可是由於趙元任等人的翻譯把這種現象做了肯定的標記，其後的文獻於是追襲成風，於今已經化石化(fossilize)，成為客家話的聲元音位。然而，從音韻的角度而言，客家話的[v]聲母僅是後高元音[u]的摩擦徵性的延伸結

果，應該僅是個變體音（variant），而不能視之為典型的「音位」（phoneme）。

與[v]具有相同音韻地位的前高元音零聲母，在各地的客家話裡，也是摩擦現象有深淺或濃淡之別，但是在文獻上卻出現了繽紛不一的標記方式。例如梅縣，苗栗，美濃等客家話，被標成[∅]或毫無標誌。有些許摩擦的客家話，則標為[j]，類似英語 *yeast*, *yes*, *yard* 之前的摩擦音，如南四縣的佳冬、高樹及大陸地區的上猶，石門等客家話。有些前高元音的零聲母只有摩擦而失去了滑音現象，而被記為[z]，恰如英語的 *zest*, *zoo* 等音節之前的摩擦音，如崙背的詔安（廖俊龍）。至於保有捲舌現象而帶有濁音的摩擦音，則被記為[ʒ]，如台灣的海陸，東勢，饒平等客家話，則為大宗。

經過語音聲學的分析，我們發現過去文獻之中有些沒有「語言內在的統一性」的理念，而在零聲母的記音方面出現了前後不一的現象，這應該是出於疏忽或對於語言瞭解不足。另外，我們還辯稱詔安客家話本就有兩種不同的方言，一者具有 s/ʃ 之別，另一種則無²⁹。然而不論是有否 s/ʃ 之別，其零聲母在語音上應該是 [ʒ]，此聲母的聲學特性與台灣其他含有 [ʒ] 的客家方言，如東勢，海陸，饒平的 [ʒ] 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最後，我們從音韻的角度進行檢測客家話前高元音零聲母的出現，其實應該是源自於前高元音的徵性展延（feature spreading）。

客家話語音的記載與分析，過去大都從歷史的演變或與韻書語音的對比，然而現階段客家話語音的研究要邁入科學化或現代

²⁹ 很有意思的是，與當地人討論這種差別，兩種口音的人都認為另一種是受到外地的影響而來的改變。根據我仔細聆聽當地人一般的講話（不是錄音，而是聊天），大部分都沒有很固定的方式，顯然現在還是個過渡時期，無法肯定哪一種口音比較正宗。

化，顯然必須採取更宏關的角度。以零聲母的現象而言，過去的文獻總在某些點上有所疏忽，例如在認為沒有前高元音零聲母的苗栗，美濃，內埔等語音的蒐集或採集記錄中，刻意地把出現於[io, iu, ia, ie]等韻母前面的零聲母[j]，略而不記，並宣稱這些口音沒有[j]聲母。本研究經過聲學的檢測與閩南語音的對比之中，指出這種記音方式的缺失。

客家話的零聲母，不論是[v]或[ʒ]，基本上都是來自於高元音徵性的展延，必需要同等待遇。換言之，若要視為聲母，則兩者都是。但最好還是要維持音韻上簡約的原則，把變體音看成非獨立性的聲母，會在整個大客家地區方言內部進行比較時，更有力於彼此之間的共通性。至於各方言之間的摩擦成分的多寡，則是各方言的獨立的特殊現象，不宜擴大解釋。

參考書目

- 王力，1980[2006]，《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王力，1983，〈再論日母的音值，兼論普通話的聲母表〉。原載《中國語文》(1)：20-23。後收入《王力語言學論文集》頁 318-323。北京：商務印書館。
- 石峰，2008，《語音格局》，北京：商務印書館。
- 吉川雅之，1998，〈大埔縣客家話語音特點簡介〉。頁 158-173，收於李如龍與周日健編，《客家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朱曉農.1982[2006]，〈關於普通話日母的音值〉。頁 132-134，收於朱曉農編，《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江俊龍，1996，《台中東勢客家方言詞彙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俊龍，2003，《大埔客家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江敏華，1998，《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 何大安，1988，《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台北：大安出版社。
- 吳宗濟、林茂燦（主編），1989，《實驗語音學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呂叔湘，1991，《未晚齋語文漫談》。後收入《語文雜記》頁 215-288。
北京：三聯書店。
- 呂嵩雁，1996，〈詔安客家方言的語音特點〉。《明倫學報》(1)：
11-40。台北：台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出版。
- 呂嵩雁，2008，《台灣詔安客家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 邱湘雲，2005，《台灣海陸客家話與閩南話的詞彙比較》。高雄：
高雄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范文芳，1996，〈竹東腔海陸客語之語音現象〉。《國立新竹師範學
院語文學報》3：215-237。
- 徐汎平，2010，《廣東五華客家話比較研究》。桃園：國立中央
大學碩士論文。
- 涂春景，1998，《苗栗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辭彙對照》。台北：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袁家驊，2001，《漢語方言概要》第 2 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張屏生，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與詞彙》共四冊。台南：
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
- 張雙慶、莊初昇，2003，《香港新界方言》。香港：商務印書館。
- 陳 修，1993，《梅縣客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陳子祺，2000，《新竹海陸腔客家話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
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秀琪，2000，《中古精莊知章母在客語的演變》，宣讀於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梅州）。
- 陳秀琪，2002，《台灣漳州客家話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秀琪，2005，《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曉錦，2004，《廣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 彭盛星，2004，《台灣五華（長樂）客家話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時逢，1957，《桃園客家方言》史語所集刊二十二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楊時逢，1971，〈美濃地區的客家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集刊》42(3)：405-456。
- 溫昌衍，2006，《客家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廖俊龍，2010，《臺閩兩地詔安客語語音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烈震，2002，《雲林崙背地區詔安客家話音韻研究》。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偉成，2010，《雲林崙背地區詔安客家話音韻研究臺灣詔安客語介詞研究——以雲林縣崙背地區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1940 [1995]，《中國聲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潘家懿，1999，〈廣東南塘客家話的歷史演變〉。《方言》3：197-204。
- 鄧玉榮，1996，〈廣西賀縣客家話音系〉。《方言》4：276-289。
- 賴維凱，2008，《高樹大路關與內埔客家話比較研究》。桃園：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龍安隆，2005，〈井岡山客話與永西贛語的語音差異〉。《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26(2)：24-29。
- 謝留文，2003，《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鍾榮富，1991，〈論客家話的[v]聲母〉。《聲韻論叢》第三輯，頁435-455。台北：學生書局。
- 鍾榮富，1997，《美濃鎮誌語言篇》，頁1317-1477。美濃鎮公所出版。
- 鍾榮富，2004，《台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 鍾榮富，2009，〈東勢客家話的捲舌擦音〉。《語言暨語言學》。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鍾麗美，2005，《屏東內埔客語的共時變異》。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韓霏，2007，廣西博白縣沙河鎮客家話同音字彙。《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1(4)：15-21。

羅肇錦，1984，《客語語法》。台北：學生書局。

羅肇錦，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饒秉才，1998，《客家研究導論》中的客家語言存疑。《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頁 419-432。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Bailey, T. Grahame, 1937, *The pronunciation of Kashmiri*.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Basal, 1893,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colloquial of the Hakka dialect*. (Second revision) . L. Reiniardy, Printer.

Bhat, Roopkrishen, 1987, *A descriptive study of Kashmiri*. Delhi: Amar Prakashan.

Blevins, Juliette, 2004, *Evolutinary pho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rden, Gloria J., Katherine S. Harris & Lawrence J. Raphael, 1994, *Speech science primer : Physiology, acoustics, and perception of speech* (Third edition) . Baltimore: A waverly Company.

Catford, John, 2001,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var, M. Ewa, 2004, *Palatalization in Polish*. Warsaw: University of Potsdam.

Chao, Yuenren, 1948,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Chin-chuan, 1973,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Monographs on Linguistic Analysis No. 4. The Hague: Mouton.
- Chung, Raung-fu, 1996,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aipei: The Crane.
- Gymson, A. C. , (1989/1962)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4th edition) .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mann, Silke, 2003, *Th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retroflexes*. Utrecht: LOT Press.
- Hayes, Bruce, Robert Kirchner and Donca Steriade (eds) , 2004, *Phonetically based pho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ck, Hans. H., 1986,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ume, Elizabeth, 1994, *Front vowels, coronal consona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in nonlinear phonology*. London: Garland.
- Jones, Daniel, 1948,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 (6th edition) .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 Keating, Patricia, 1986, CV phonology, experimental phonetics, and coarticulation.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etics* 62: 1-13.
- Kellar, Ashok R. & Pran Nath Trisal, 1964, Kashmiri word phonology: A first sketch.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6.1:13-22.

- Kenstowicz, Michael,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New York: Blackwell.
- Ladefoged, Peter & Ian Maddieson,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Cambridge: Blackwell.
- Ladefoged, Peter, 2001, *Vowels and consonants*. Malden: Blackwell.
- Ladefoged, Peter, [1980] 2001, *A course in phonetics*. 4th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 Ladefoged, Peter, 2004,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s of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 Laver, John,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chler, R., 1860, *Das Evangelium Des Mattaeus im Volksdialekte Der Hakka-Chinesen*. 馬太福音書，客家俗語. Berlin.
- Li, Fan-kuei, 1966, Th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 *Language* 42:300-302.
- Lindblad, Per, 1980, Svenskans sje- och the-ljud i ett allmänt fonetiskt perspektiv. *Travaux de l'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de Lund* 16. Lund: Gleerup.
- Lo, Chincheng, 2018, Constraint interaction & Chinese phonology I: Applying new theories to nasalization, epenthesis, and Assimilatio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 Ltd.
-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dden, David, 1988, Kimatuumbi Phrasal Phonology. *Phonology Yearbook* 4: 13-36.

Ohde, Ralph N. & Donald J. Sharf, 1992, *Phonetic analysis of normal and abnormal speech*. London: Macmillan.

Pickett, J. M., 1999, *The acoustic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Piton, Charlies, 1880, Remarks on the syllabary of the Hakka dialect by Mr. E. H. Parker. *China Review* 8: 316.

Prator, C. H., & Robinett, B. W., 1985, *Manual of American English pronunci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Rey, Charlies, 1926,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Dialecte Hac-ka*. Hongkong. Revised in 1926, Hongkong.

Steriade, Donca, 1994, Complex onsets as single segments: The Mazateco pattern. In Cole, Jennifer & Charles Kisseberth (eds). *Perspectives in phonology*, 203-291.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Stevens, Kenneth, 1998, *Acoustic phone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Teoh, Boon, Seong, 1987, Geminates and Inalterability in Malay. *Studies in Linguistic Sciences* 17:125-136.

Trask, R.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Völmel, Johann Heinrich, 1913, *Der Hakka Dialekt --- Lautlehre, Siblelehre und Betonungslehre* als Dissertation einer hochwirdigen philosophischen Fakultt der Universitat Leipzig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rde vorgelegt. von J. H. V mel. *T'ung Pao* 14: 597-696.

Wang, William S-Y., 1979, Language change: a lex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8:353-371.